契翁中說錄

契翁中說録下卷

金壇于 鎰撰著
天水胡纘宗校正

中說節序凡七章

嘗聞前輩有云造化之規模節序無如先天圖為學之規模節序無如大學吾以是知先天後天之學一以是為準既居敬弘志以為先天心法必師聖則天以為後天心印者蓋以天地聖人有以發先天大中之精蘊以為後天大中之

景象以教萬世是以學必兼貫天人而缺一非全也天地以兼善天下萬世爲心其規模固宏遠矣而其節序則有大易之成於八者具存於五行日月四時鬼神而循環於陰陽動靜之兩端有以形先天之中於化育聖人以兼善天下萬世爲心其規模亦弘遠矣而其節序則有大學之成於八者具存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而循環於吾心寂感之兩端有以形先天之中於經訓用是分列于左以見天人之學卓有典則

俾學者得有所據而知所以用吾心力云

五行半陰陽以時生克之中章第四

五行之生成氣質於後天其大分雖五而其稟受陰陽之精神其大要則二五者各一其性而每種各備五者之理故其性情有生而有克類皆相資以相成其相生者以氣傳導而有生水氣傳木而木萌木氣傳火而火壯火氣傳土而土和土氣傳金而金固金氣傳水而水滋所謂氣傳母子益如此其相克者以液流瀉而有克

火克金而金液流金克木而木液漏木克土而土液散土克水而水液收水克火而火液盡所謂液行夫婦蓋如此苟使有生而不克無以裁其過以就乎中使有克而無生何以益其不及以進乎中惟其生克以時而兼濟故其盈虛與時而消息五者理一分殊而其所以生之道不越乎陰陽之兩端而已是故水陰也待陽而後生者陰不得陽不能蒸而成也火陽也待陰而後生者陽不得陰無所傳而見也木得土之浮

華於水火之際為水之穉陽而能生火金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交為火之穉陰而能生水土則為地之體質過天之神氣兼體萬物而成始成終者也其氣行於天為變化之神其精凝於虛為七緯之象其質具於地為利用之材其理賦於人為五常之性得其偏氣為物得其秀氣為人得其濁駁之氣為愚為不肖得其秀氣中之中氣為賢為聖其精氣神之運於化育者章為五色發為五聲產為五味而人之所恃以為

養者在是精氣神之聚於人心者形為五事協為五紀叙為五典而人之所恃以為德者在是正而有恒則民性不失其初淫而昏亂則民性必失其常要必從事於正學制其聲色貨利以修其身節其財用源流以澤乎民于以調御五氣而五氣有所不能違者葢以人為天地之心故也由是各司其時春氣感時盛德在木陰中起陽夏氣應則盛德在火陽中進陽而木火不失其序秋氣感時盛德在金陽中起陰冬氣應

則盛德在水而金水不乘其候四季盛德在土以和四氣此五令分行於四時無非中也有若分奠其位東曰甲乙秉木德以始萬物而物以始南曰丙丁秉火德以長萬物而物以長西曰庚辛秉金德以成萬物而物以成北曰壬癸秉水德以終萬物而物以終中央曰戊巳秉土德以輔四時而物各遂此五位分奠於五方莫非中也五者以交變互運之造化輔相天地之行道而兩儀四象八卦悉備實所以形先天無形

之中也觀五行兩之以陰陽而先天之中萬世得以共覩其景象於化育何莫非教也

日月半陰陽以時晦明之中章第五

天之形色蒼然一碧耳無所有也然黑者白之地水者火之地玄冥積久神明自來而赤白之明生焉是故自太陽之神凝爲日魂也翕受火之赤氣會萬於一而圓光滿火外明而內暗乃吐景以施普照之明焉自太陰之精凝爲月魄也翕受水之玄氣會萬於一而黑魄完水內明

而外暗乃含景以受日光之施焉陽不獨立日中必有陰之闇虛潛於其間陽有依而得其所安陰不獨處月中必有陽之明虛湛於其內陰有偶而得其所悅二者理一分殊而其所以生之道不越乎陰陽之兩端而已觀二曜之運行不已所以紀天地交合之度輔天地生物之功人禀生於照臨之下得其神明為一心之靈得其精魄為一身之體詎可不知所尊乎要必從事於正學致不鑿之知以準不偏之照行環中

之道以齊周天之運當明而用明當晦而用晦時其明晦以爲卷舒施者不約而有信受者無求而有情順其施受以爲感應于以合符二曜而二曜有所不能違者葢人爲天地之心故也由是東西出没以分晝夜而萬物之形體莫非晝夜之所變生南北往來以定寒暑而萬物之性情莫非寒暑之所感化日入陰位而得水則其精神收歛而内固故其色紅而清光轉新日升陽位而離水則其精神舒散而外浮故其色

白而流光轉爍此日之周旋上下不違乎中也月精微於春夏而潮汐消蓋以水升於上悉爲萬物之所收月精盛於秋冬而潮汐長蓋以水退於下不爲萬物之所斂此月之消息盈虛不違乎中也日東出而西未没爲晝晝則陽明盛行而陰濁自消西没而東未出爲夜夜則日蒸液升而物色增妍月既朔也魄中魂生夜初光照於西至弦魄中魂半夜初光照於南至望魄中魂滿夜初光照於東望後魂中魄生晝初魄

藏於西至弦魂中魄半晝初魄藏於南至晦魂中魄滿晝初魄藏於東此晝夜之分於日月者罔不中也冬至之後日自南而北月自北而南自冬徂夏寒變而爲暑夏至之後日自北而南月自南而北自夏歷冬暑變而爲寒此寒暑之定於日月者莫非中也日對月以相望而射以闇虛則月食月值日以合朔而掩以黑質則日食歲有十二會而日常食於朔歲有十二望而月常食於望有食有不食者日行黄道月行九

道行交有不交也亦有不食者同道相遇而不相值也日行於經星之次爲黃道與四時四正之陸無不合日值於二極之中爲赤道而定春秋二分無不平月布氣而陰感之則肅而爲霜月布氣而陽感之則融而爲露月遠日則明生近日則魄生君臣之義也天左旋而日右行父子之道也日東出而月西生夫婦之匹也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分也夫以日月照臨之光華贊佐天地之行道而兩儀四象八

卦悉具實所以形先天之無形也日月兩之以陰陽之明晦而先天之中萬世得以共睹其景象於光華何莫非教也

四時半陰陽以時升降之中章第六

天之運乾道以行四時春以元生夏以亨發夫生之長秋以利遂夫生之收冬以貞斂夫生之藏終而復始春生之氣貫四序而徹始終是固然矣然其氣之變爲溫熱涼寒者抑有由焉蓋自天地上下之中半平分上陽下陰之兩界上

半界近天爲陽位下半界近地爲陰位陰陽由此升降而后四時不忒豈偶然哉葢四時理一分殊而其所以生之道不越乎陰陽動靜之兩端而已人不能外此以有生亦不能外此以爲養要必從事正學恪循四時之天序而律身以天序之禮順導四序之天和而養心以天和之樂霜往露來因以興生物之任露往霜來因以興成物之義于以爕理四時而四時有不能違者葢以吾心爲天地立心也自陰太極而生陽

陽自地中升進陰界陰中陽半其氣變寒爲溫而其時爲春過此以上陽升陽界陽中陽滿而夏當其時夫陽一也特所歷之位分陰分陽故其所升之陽爲春爲夏中以主之不能違也自陽太極而生陰陰自天上降退陽界陽中陰半其氣變熱爲涼而其時爲秋過此以下陰降陰界陰中陰滿其氣之涼者變爲寒而冬適其時夫陰一也特以所歷之位分陽分陰故其所降之陰爲秋爲冬中以主之不能外也繼冬爲春

自消而息也不消則息無由起陰陽不能不窮矣繼夏爲秋自息而消也旣息而消不之乘陰陽何由而不窮也自春而夏陽乃盡其純全之本體否則不能盡其才而足其分何以啓陰之繼緒也自秋而冬陰乃竭其純全之本眞否則不能盡其能而滿其量何以來陽之繼統也夫以四時流行之化工輔弼天地之行道而兩儀四象八卦以之竝行實所以發先天大中之景象也顧茲陰陽兩之以升降於四時而中之景

象萬世共見於化工教孰大焉

鬼神半陰陽以時屈伸之中章第七

天地之元化明則有五行日月四時幽則有鬼神非明者備而幽者疎也明則有所在而幽則無不該此其大分之大較固有然者苟使化行於明而不行於幽則顯微爲有間惡足以盡道也蓋道之顯微貫徹無間明者未始不幽道在五行日月四時費而隱也幽者未始不明鬼神無形而體物不遺也幽明之際其隔幾何道蓋

無在而無不在是故鬼神無爲而無不爲也孰爲鬼五行日月四時萬物之精魄是也孰爲神五行日月四時萬物之英魂是也而其所以生之者不越乎陰陽屈伸之兩端而已動而不已來而不測其神乎滯而有迹往而歸根其鬼乎往者過來者續往來相禪何嘗止息此天地之運所以不已也陰之爲德主於閉其鬼之盛乎陽之爲德主於遂其神之盛乎自幽而出於明爲神以其伸也自明而反於幽爲鬼以其歸也

惟人出幽入明而有生凡動靜進退出入起居自修已以至治人孰能外鬼神以爲卷舒乎要必從事理學持正執中使剛正之氣魄常行閑邪存誠使不正之氣魄自消于以維持鬼神而鬼神有所不能違者蓋以吾心爲天地立心也由是二者安常以守其幽返正而革其邪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西北此五行之鬼神一中正之理氣也太陽吐景於晝以施照太陰含景於夜以破幽此日月之鬼神一理二

氣之中正也春生而夏長秋收而冬藏此四時之鬼神莫非一理之中二氣之正也山川草木之榮悴鳥獸虫魚之起伏吾人之全動靜而參天地此萬物之鬼神無非二氣之正一理之中也陰漸伸而爲陽也其鬼神陽漸屈而爲陰也其神鬼物將生而向茂也其鬼神物旣盛而向衰也其神鬼他若目之開闔鼻之吐納口之語默鬼神相倚也晝之一起一居夕之一寤一寐時之一出一處鬼神相參也木自抽條而舒葉

神也自落葉而枯條鬼也花自蓓蕾而含蕋神也自放朶而脫瓣鬼也由一世之萬物以至萬世之萬物半鬼半神相秉不已莫能逃也由一世之萬民以至萬世之萬民半神半鬼相禪不已不能外也夫以鬼神之化迹賛天地之行道而兩儀四象八卦以之竝立所以張先天大中之體叚也顧兹陰陽屈伸於鬼神而中之體叚萬世得以共覩於化迹教孰加焉

天地之大易成於八者旣列於右聖門之大學

成於八者用列於左

格物致知以明此中之至善章第八

格物之學益進道之門是非邪正之原悉由此判修己治人之則悉由此出是爲第一要務可不專精其心力乎苟或務博而不專欲速而不精則非吾所以窮理也要必居敬主一而寂有慧照澄心定志而感有圓通方寂而感旣不徑約而失之踈畧方感而寂亦不穿鑿而陷於支離此有一物自有此分定之至善也卽此窮之

必凝神玩索不表裏精粗之遍一務鑽研其至善之極處盡由此悟而後更焉彼有一物自有彼分殊之粹美也即彼窮之必注意探討不精粗表裏之遺餘務究竟其粹美之底蘊悉由彼識而後他焉而其一敬存心如故也前格一事有未精則專心於前而勿二以二不有以瑩然透徹有弗已後格一事有未明則潛神於後而勿參以三不有以洒然融釋有弗措而其一心居敬如昨也循是以往繼繼相承其求之專也

不以彼侵此而彼此相洽哉思之精也不以後凌前而前後相浹竅得數端而了悟終當迎意而自解究理之一而知其爲仁究分之殊而知其爲義積習久而查滓化一境明而萬境融物不徧萬而盡格理必盡萬而畢明精析於一毫會歸於大通此聖門格物之中制也吾嘗有感於此而嘆嘗有云格物必須居敬敬則心專靡他理有毫兒未瑩毫釐千里有差所以修巳治人必先以此起家物各有一極致其則非近非

蹊竅透後天極處先天何曾有加知止物之所止無餘無欠無瑕始焉見道分明終身受用無涯又云格物必須觀書書中人去神存誰道糟粕餘味自是真洒化醇古來傳授道妙孰不憑藉斯文物理非文不彰廣大精微具陳不識先天統緒藝焉曾何足云甲第似達非達醯雞同甕同昏與醒湛太虛始見道體本真三公不易此樂享有先天精神噫大道散於萬物萬物聚於六籍固矣然究其性命之原則自天地禀受

先天之精神而賦予後天之萬物者也窮理必須盡性至于命斯能會斯道之指歸以合先天之大通格物之功不復遺餘力矣然道雖散於萬物而實則統於一心格致固無先後之序也物既格而知未致則徇外而遺內不幾於逐物而忘返乎外之物既格而無物外之理則內之知可致而無心外之物於斯時也敬心不二內照不搖事有援據而此心得以開明物有徵驗而中心得以精白知之所遇者交證互發而眞

覺轉悟知之所不過者沉思注想而神明自通寂而養恬不撓以小智之鑿感而大通不梏以聞見之狹心境之全體本無限也或以氣質有拘斯有限耳必開其拘而全體自復其初以萬物為吾之固有也心神之大用本無窮也或以意見有蔽斯有窮耳必撤其蔽而大用自返其始以萬理為吾之夙稟也三才表裏思之即至心具太虛也萬世上下潛之即達心涵千古也知理一之為仁而一外無仁知分殊之為義而

分外無義格致兼盡內外交映心有定見而學知所止矣苟使知有未瑩則無往不謬不爲絕物之虛無則爲玩物徇物之邪僻不爲以義爲慱之灰心則爲慱物不根之浮夸若斯人者雖終日自修不知吾德之與天同大終身治人不知斯人非心外之物安能得其指歸乎噫不先有開孰后有得此格致所以不可不預也夫

誠意正心修身以誠此中之至善章第九

誠意之學益進德之基爲心術至密之地爲學

術至要之幾誠則向上有本不誠則下流忘返戒謹之心孰有切於此者乎然必先明諸心而後能察其幾此不易之序也心既開明而意有未誠則所明之理無以有諸已不幾於空而不實乎方幾之未動氣不用事有善而無惡迨幾之方萌乘之以氣惡與善間出善萌於心吾知此善在所當爲也好之能無意乎必無有作好所好由寂而感極其眞不以端倪至幽而乘之以欺惡萌於衆吾知此惡在所當去也惡之能

無意乎必無有作惡所惡由衷而出極其實不以苗脉至眇而雜之以僞苟好善而有一毫之欺必絕之於早使善之所向在乎必得而靡他有已獨知而人不知之眞惡惡或有一息之僞必遏之於獨使惡之所之在乎決去而不二有人不知而天獨知之實正念發於仁義之一派乃所願慕也願慕之念惟正之趍而眞意存存於密密不以鬼神莫知而潛敗其幾正之一派敢須臾離乎邪思萌於非仁非義之一脉固所

憎嫉也憎嫉之情惟邪之攻而實意肫肫於冥冥不以耳目莫及而黙移其端邪之一脉敢頃刻入乎夫善惡知之眞而好惡極其實時則私欲惡念以之遏絶而内無所容將見天德王道之純家國天下之治可冀其成俗學功利之隘陋異端清談之空疎可杜其漸學之進修有實地矣夫意誠而后心可以正此不易之序也苟能謹幾而不能立乎其大不幾於胷次狹隘而有外乎盖心之本體湛一太虛性外無物安得

有二彼欲動情勝則一者二矣必居敬以直之主一以持之事未接也當寂而寂虛以待之不爲之先喜怒不形憂懼不作心不期必於事先而情不失之有所無將迎也本體之虛常自若焉事方接也隨感而應不狥於好樂而當怒不怒不泥於憂懼而當喜不喜心不偏重於事幾而情不失之有所無係累也本體之一各有在焉及事之旣過也由感而寂喜怒釋而不再憂懼觧而不二心不凝滯於事後而情不失之有

所無留吝也本體之虛常自如焉事之往來無預於已心之寂感隨時順應是葢旣不狥物亦不絕物而操存有恒來無所拒去無所追而涵養純熟始焉私欲惡念遏絕於誠意之際茲焉閑思雜慮掃凈於正心之時合天地動靜之妙機具先天精神之大全仁立義行心之體用復其初而得其正矣夫心正而后身可以修此不易之序也然心爲身之主宰而備萬物於中身則爲心之區宇而應萬物於外心正而身未修

則直內無以方外迹與心違豈所以合外內乎
是故一身之運用不越乎仁愛義惡之兩端愛
惡之應酬足管乎群倫庶類之萬務見人有善
因其可好而好之無作好也然其人未仁不能
無惡復因其可惡而惡之不以好之方殷而遂
忘其惡也方好而惡善否在彼已何與焉若乃
好是人而有惡不復知則所好陷於一偏而一
身之容色詞氣形於所好者皆苟矣欲外之方
得乎見人有惡因其可惡而惡之無作惡也然

其性未喪不能無善復因其可好而好之不以惡之方嚴而遂寢其好也方惡而好藏否在彼已不須焉若乃惡是人而有善不復知則所惡溺於一曲而百體之動靜云爲發於所惡者皆非矣欲身之修得乎要之膚發之表形色之間一顰一笑一畏一傲凡形於好惡之端倪者各中乎節無偏倚也一喜一怒一矜一敬凡發乎好惡之情緒者各稱其情無固滯也學而至此則不氣質其形而形外無性不血脉其體而體

外無道始焉自格而致也性之所有者盡之心
兹焉自誠正而修也心之所知者踐之身身而
進修於大成家之本自我立矣

齊家治國平天下以用此中之至善章第

十

齊家之學萬化之原吾心之所體者非止於家
也莫此爲厚吾身之所教者豈獨家也莫此爲
切何者原其初則一體而分形一氣而分息其
隔幾何即乎今則同閭而居同井而食共朝夕

而遊客孰加焉第以骨肉之間情常勝禮恩常掩義雖有政有法而難行也然以道明德立之一身率我分形分息之衆身不過舉此加彼耳故必身修而后家可以齊其序豈容紊乎設或家人爲氣禀俗染之所蔽而吾德不洽於一家則吾心德爲有外不足以合天命之大全豈所以明吾明德乎必導之以正使其非僻之心自沮動之以誠使其欺詐之意自消以吾力之有餘而濟其所不足以吾善之先得而啓其所同

然父子兄弟務敦孝友不以恩之偏溺而妨天倫所當重夫婦長幼務修恭順不以愛之偏徇而掩人紀所當為至若事君務守法盡忠以供其職勿傷倫敗類以違其令此則合其類以經之然也若分其緒以綸之則父之慈存乎擇師講學而教以修德守身為重稅產宜有而不必盛子之孝存乎體心承意而恒以為惡辱親為恥甘旨宜精而不必侈為昆為季皆天所叙本乎一身遺體無二弟恭其兄兄愛其弟勿懷妬

息勿學猶似有一于此觸處乖戾勿聽婦言勿計小利有一于此轉眼反視兄飢父悲弟寒父慮爲體父心相親無替夫以內外之別爲重而牝晨之敗事所當戒婦以服食之治具爲職而閫外之家事不可預夫柔妻剛家之不祥夫義婦順家之吉昌至若君臣之際食士之毛者知感君之賜賦稅力役不敢懈捍災禦侮不敢後也食君之祿者盡忠上之心補過必須幾諫以回其善端納約必自戶牖以開其蔽惑使於有

從諫之益身無拂逆之罪也宗族有親疎而在我公之以仁恩誼有隆殺而在我處之以義此教於家者以一身率衆身九族莫非吾心之所體也然同宗有賢愚貧富之不齊者可不輔之以法乎族中有田十頃者勸出義田五十畝有三頃者助田十畝中間遞爲增減而二頃以下免之擇族人之朴實不欺者主田稅之出入會衆以賙給同族之不足凡沾田稅之惠務盡田多之報有事則代勞無事則候問後臨其喪無

服服緦麻小功服大功義田之子孫陵替者還
其田先貧後富者補其數如同宗之田彼此皆
寡無田可耕則設義廪數楹候夏秋之時勸出
稻麥收貯廪中擇族中之質朴者主之會衆以
賙同族之不能自存者其廪之左立祠以祀入
穀多而及人傳者其祠中之左右揭二板左曰
嘉善書其人之績右曰愧頑書其吝者歲終集
衆謁祠而讀誦之以爲勸戒此家衆不能無飢
寒而養之有法使有一人失養則心有外而仁

義有虧可乎養既有備教不可緩勸族中之富
者開設義塾延有行而文者爲之師以教子弟
及同宗之無師無贄者先授以小學莫要於習
禮訓之正容止齊顏色以約其形體訓之敦孝
行和長幼尊君令以約其情志諭以奢侈爲飢
寒之招宴安爲憂患之招以導之勤儉諭以愽
奕之荒爲自棄其家酒色之荒爲自棄其身以
導之抑畏敏者開之以簡重木者開之以英慧
柔者作之強者抑之以導之中和欲其慈不欲

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悻悻然以導之莊謹及其㓜儀可觀德性有定然后授以四子次讀一經次習文藝循序漸進有志行道者送入儒學以淑已淑人爲心否則居家事親教子課農積穀以備收運係官錢糧之費以爲守身守家之地歲爲燕樂同宗之會四其時用四仲之月其物用時祭之餘豕羊各一酒醴羞菓隨所有不必侈其坐以尊卑長㓜爲序尊者雖穉子必位乎上長者雖貧賤必以齒酒以七行九行爲

節飲食皆後長者擇在塾童生數輩群歌詩之樂章以和洽其族人不接之情其詩以關雎蓼莪蓼蕭棠棣谷風黃鳥之什俾族衆咸知勸勉以遷善塾師讀邦法講古訓爲釋其義俾族衆知所向方而畏法講讀畢命童生誦嘉言有云有過相補有患相顧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又曰有惡相沮有難相撫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祖祖父立心欲貽安妥無或結勢黨惡多故黨惡多故不如不輔誦畢少者送老者歸及門而返

夫自同祖同父至於無服又至於同姓教以義
塾讀法講古而約之以禮養以義廩燕會歌詩
而和之以樂使親者恒親疎者不薄賢才由此
出家世由此興此族衆不能無愚不肖而教之
有政使有一人失教則心有外而仁義有虧可
乎學而至此國之本自家立矣家齊而后國可
以治其序豈容紊乎夫家以群倫爲族國以千
里爲域固多寡之不侔也然以吾已齊之一家
準夫圻甸之萬家非待他求也惟舉此加彼耳

設或國人爲氣稟俗染之所汨而吾德不行於一國則吾心德爲有外不足以合先天之純全豈所以明吾明德乎故必鼓之舞之輔之翼之躬行孝悌慈愛以其刑於家者刑于有邦俾國人視儀聽倡以其行於家者移於乃國移孝以忠君移悌以順長而忠順之風洋溢於四境移慈以使衆移誠以保民而慈祥之澤均被於郊圻環域之內施以一視之仁所愛之中揆以可否之義此教於國者以一家準萬家而百姓莫

非吾心之所體也然國中有肥磽厚薄之不等又可不輔之以法乎彼義田義廩之立法已有家族舉行之成式不待言矣若欲爲積穀之計必先禁糜穀之事何者有若桀黠之家謀利多端驕矜之徒奢僭多事侈宮室服飾者擬偪千乘盛嫁娶賓宴者執事千指肩輿樓船出入鼓吹載酒百艘行市四方凡此糜穀之費不能枚舉有犯其一量罰其穀少不下十石多不過百石行之三年奚翅千萬半運京倉以備不虞年

貯縣倉以備飢歲他若平糴之法凶年糴貴傷
民則國糶而民糴豊年糴賤傷農則民糶而國
糴分上中下之三熟以平其糴分上中下之三
飢以平其糶此法在李悝有計功謀利之心在
誠意君子行之則以養民爲德性內事所當盡
豈有所希覬而然乎有若義倉之法借官米六
百石出貸與民每歲石米收息米二斗小飢則
蠲半大飢則盡蠲後乃束不收息主守則屬於
鄉人之行義斂散則請於本郡之遣官其後本

米還官尚餘三千餘石以備荒而邑民不病於飢此法在朱子固無計功謀利之心葢君子之爲利利民而已不與豈若小人之爲利雖以利民而在已實有所希覬乎凡用法一有所爲而然則與天地大中無倚之心不相似非所以明吾明德也夫立法固在得宜行法尤在得人誠者爲王假者爲伯竊者爲奸而治效隨之是則任法任人缺一可乎民既有養不可無教葢教以學禮爲先學以啓蒙爲要在昔成周設閭胥

族師黨正之制立八歲以上啓蒙之教惟自幼
而得先入之言爲之主則向後雖有外誘之干
莫之奪所以定性早而成德易也後世人心之
不古若者正以社學未興小學久廢士以勝冠
之年入郡邑之學習俗已固志向已定綺語之
習竊緣仁義之言扞格難入是宜學無德
業仕多功利欲治之逺古得乎故必倣成周之
制興社學之教以百家爲里分二十五家爲社
擇有行而文者爲之師集八歲以上者爲之徒

當是時志氣未定習俗未染惟先入之訓言爲之主則後來之物誘莫之入是以社學之教不必他求家塾之教具有成式舉而行之自當見效然善教之法既開之於早而激厲之法當策之於後每歲二八分二至日社師各率童生往謁縣長縣長閱視其進退之威儀考試其應對之詞氣果能循循有禮造成令器師之勤教有賞否則量爲之罰以激昂其志氣境內民社果能學禮成習積習成俗者耆老言其狀於當道上官

以縣長教民有績報部其不然者以縣長教民無績報夫既導之以善教而又督之以有司賢才由此出世道由此亨成周之盛復見於今益有善教而后有善士有善士而后有善俗有善俗而后有善治也然有德而無法治不可得也有法而不得其人法不可行也故法爲要人次之二者俱有則治俱弊則亂俱無則亡偏有則危人法其可缺一乎學而進此天下之本自國立矣國治而后天下可平其序豈容紊乎夫國

以甸服為域天下以四海為域固有近遠之相懸也然以吾已治之一國準夫四海之萬國不待他求也惟舉近措遠耳設或兆民為氣禀俗染之所溺而吾德不流於四遠則吾心德為有外不足以合天地無倚之心豈所以明吾明德乎故必率以身教導以賢能使舊習改趍於善良厚其恒產薄其稅斂俾良心不喪於寒餓海隅蒼生闡風而興醒愚者知方惡者遷善人各親親長長而善俗習成於海隅多方黎庶仰極

而慙悔頑夫知恥懦夫奮志家各老老幼幼而聲教洋溢於多方澤之以周流無間之仁處之以各有攸當之義此教於天下者以一國準萬國而兆民莫非吾心之所體也然天下地有肥磽人有華夷之不類又可不輔之以法乎蓋治法有六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兵也刑也政教禮樂行之家國已有成式措之天下曾無二致若乃兵刑之法在天下則不無嶺海之寇賊外夷之侵侮安不忘危治常憂亂兵刑豈可一日弛

乎二者不得已而用以防奸除暴以輔經之不及固御衆之大柄也然非此無以衛彊圉安善類實保民之大德也苟使人法之失宜致有一夫之失所則吾心爲有外吾德爲有虧豈所以明明德乎是故理刑之法在擇賢明之士善推民情而得其實不可任非其人徒徇已意而失其情古以畫象不犯之世猶象以典刑以頑民弗靖之國不加以重典此蓋不泥於迹之順逆惟原其情之重輕以爲法之低昂耳與其煆煉

以威不若推鞫以情用威煆煉者雖吏胥任之而有餘原情推鞫者惟賢明任之而庶幾故夫典刑之精選非他官之比擬必有無欲之仁德不惑於貨利者斯可得其情有特立之義德不屈於權勢者斯不受其欺百僚之職皆以無曠爲能士師之職則以民不犯而官虛設爲能他事皆以法爲要人次之惟刑獨以人爲要法次之欲得不冤之太平須擇不凡之奇士任非其人而欲罪當其情非吾所敢知也茍有一人稱

究而與天地所禀先天之中以爲之心者不合豈所以明明德乎理兵之法本之以仁義濟之以紀律在古聖人以不戰而屈人兵爲上以故好謀而惡戰蓋好生之本心也然戰以止戰殺以止殺乃不得已而有時乎濟用蓋保民之妙算也是故兵法之綱要有二有一定不易者存乎居重御輕之足恃有臨機應變者存乎擇將布陣之得人自三代以下之兵制惟李唐之初畧同於三代天下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

在關内者殆居其半關内府幾乎三百而在京
北者又居其半此得居重御輕之良規無容議
矣其後一變而爲彍騎再變而爲方鎮始與先
王之制大相背馳國隨以亡使其國初之制持
久不變唐雖至今存可也我
國朝惟少保于謙典兵時每歲於京城四十八
衛中選年壯能武之精兵銳卒十二萬置十二
營屯於城外無事則分統於衆將而大柄不旁
落於一人有事則聞警即發不待稽遲而總制

於一帥此亦居重馭輕之妙算繼今以往持久不變雖萬世一統可也此兵制之第一要務有然耳乃若臨機應變則不一而足無事則將之愛士如愛子處軍事如家事務施仁義而結心以效死有事則士之愛將如愛父畏將如畏敵務行仁義而除惡以救民布陣須設援兵之隊伍分屬前鋒以應濟臨陣須備犒勞之醪肉振奮勇氣以折衝凡於對敵未交之先須設守禦庇身之所敵在江湖務造巨艦上設小樓左側

披鐵皮之木板以捍之右側貯兵器粮米牲醪以稱之環列數百艦以爲營營中屯聚八八陣以爲守常使我爲主而敵爲客戰守由我而不由敵敵陣整肅則以守禦爲主而以全取勝敵陣散亂則以攻擊爲務而先攻其瑕庶幾有勝無敗也敵在平原務造大車上設小樓裝木板以庇身留小牖以發弩環列車數百兩以爲營營中聚精兵車中儲粮米醪肉戰守由我而不由彼庶幾無敗而有勝也敵在山谷彼可以下

我不可升須就隘口之傍擇平坦之地結廬一
區週遭鑿溝築壘背山向溝以開門溝面設板
以爲橋敵來則撤板我出則駕板我可以往彼
不可來屯兵於廬舍把持其隘口阻截其粮道
與敵相持日久敵將絶粮成擒敵在曠野千里
長驅直突無少阻礙須令州縣官僚各照所属
地方開溝築壘自南至北一直千里溝壘不斷
就中設門聚兵守備使賊之長驅失便勢窮力
沮此兵法之綱要制勝之良策關民命而繫國

祚在德性中有不可得而精粗者稽之前古則往聖先賢有行之者尤當參考軒轅有五陣之法本於五行之相克相生直陣屬木銳陣屬火圓陣屬土方陣屬金曲陣屬水敵以木形直陣來我為金形方陣以禦之敵以火形銳陣來我為木形曲陣以禦之自餘三陣竝以所克克之欲勝彼之敵也視五行相克之形欲變我之陣也循五行相生之序此軒轅五陣之法無非除害救民之用心非私意小智之所為盖皇者之

師也太公祖之爲三陣有天陣如星宿盈虛之類有地陣如山川向背之類有人陣如編伍彌縫之類此太公祖軒轅以爲法王佐之師也迨至武侯有八陣之兵法參用八卦之方位北方坎爲龜蛇南方離爲朱雀故北曰蛇陣南曰鳥陣東方震爲蒼龍西方兌爲白虎故東曰龍陣西曰虎陣西北乾爲天西南坤爲地故有天陣地陣東南巽爲風東北艮爲雲故有風陣雲陣鳥蛇龍虎居四方天地風雲居四隅敵在北方

則蛇陣為正而天陣雲陣為奇以應之敵在南方則鳥陣為正而風陣地陣為奇以應之其在東方西方也亦然敵在西北隅則天陣為正而虎陣蛇陣為奇以應之敵在東南隅則風陣為正而龍陣鳥陣為奇以應之其在東北隅西南隅也亦然大將所居為握奇之所是謂奇正在其握也兵勢相應如常山之蛇是謂首尾應其中也陣法井然而我兵不亂陣兵隱然而敵人不知此孔明八陣之法依八卦之方位運天機

之妙用無非除惡安民之用心非私意小智之所為葢王佐之師也李靖祖之為六花陣中為中軍外為左虞候右虞候左一廂右一廂左二廂右二廂既不用八陣之一而用其七又不言中軍之一而言其六其詭道雖行於紀律之間其伐罪則假仁義之名此伯者之師也在誠意君子用之則無計功謀利之心有除惡救民之德君子豈以人廢法哉吾以是知兵刑之法關繫民命國祚非輕苟於舉措用舍之際合中道

而當人心使天下有教而無訟有征而無戰家
被全德之澤户享平康之福然后吾德之本體
不虧與天地之心合德斯得與先天之精神往
來洪範所謂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者端在是
矣使天下有一夫不遂則吾之德有虧心有外
不得與先天精神相入而相往來是自棄耳是
以大學節序必成於八者葢以德之體不可小
就用不可小行也故自格物循至於修身則德
之體大就而其用得以大行自誠意循至於平

天下則德之用大行而其體得以大就此新民之能事爲自新之極功物我無間查滓渾化抑不知太虛爲我乎我爲太虛乎盖後天有形而有涯後天之道無形而無涯無非先天一統之太虛也必至此而后先天之精神統會吾心而滿腔皆生生之道脉家國天下無心外之人者盖以其受天明命而得先天生生之易以爲此心之中而不偏不已固有然也是以大學之傳窮理必自表以透裏修已必自裏以徹表一身

晶瑩無瑕克肖先天之素自然遺物我輕得喪忘榮辱終日乾乾於生生之一脉務以兼善天下後世為德性內事亦惟復先天大中之初而全其不偏不已之本體耳豈有一毫增損於其間哉故曰在止於至善者善善或有不中至善則無不中捨此非吾所當止也大學必以此為修己治人之的也有以哉

天地之大化誠無不通明無不照有八節序而其萬變萬生悉由此出者兩之以陰陽之動靜

而中之一體隨在各足聖門之大學明徹外內誠通微顯有八節序而其萬事萬化悉由此立者兩之以仁義之寂感而中之一體無往不具所以然者皆原於先天之大易成於八八兩之以動靜而潛此中於動靜之間以妙生生不已之機先也莫大於先天之中惟此兩端足以盡之以故天地聖人之所以爲天爲聖亦惟此兩端足以盡之何易易也噫易非易於易之時有難者爲之先也莫難於素德之純一而先天獨

能之此動靜之眞機所以至妙至妙而不能已也先難後易此先天所以爲萬世理學之宗有以哉夫惟有是純素之至德而皜皜無瑕故有是全盛之精神而生生不已此易之所以爲中者精與神也精神之所以全者素之一也天地由此而有生更無他爲惟以育民生物爲心而理一分殊者以其一於素而全生道於精神也聖人由此而有生更無他務惟以親親仁民愛物爲心而理一分殊者以其一於素而全生道

於精神也噫素與精可學而得神不可學而能吾惟養素儲精持久不移以俟神之所以神先天後天之學其庶乎用是淑已以淑人大經大法悉自我出以致太平不有太道之精神能之乎結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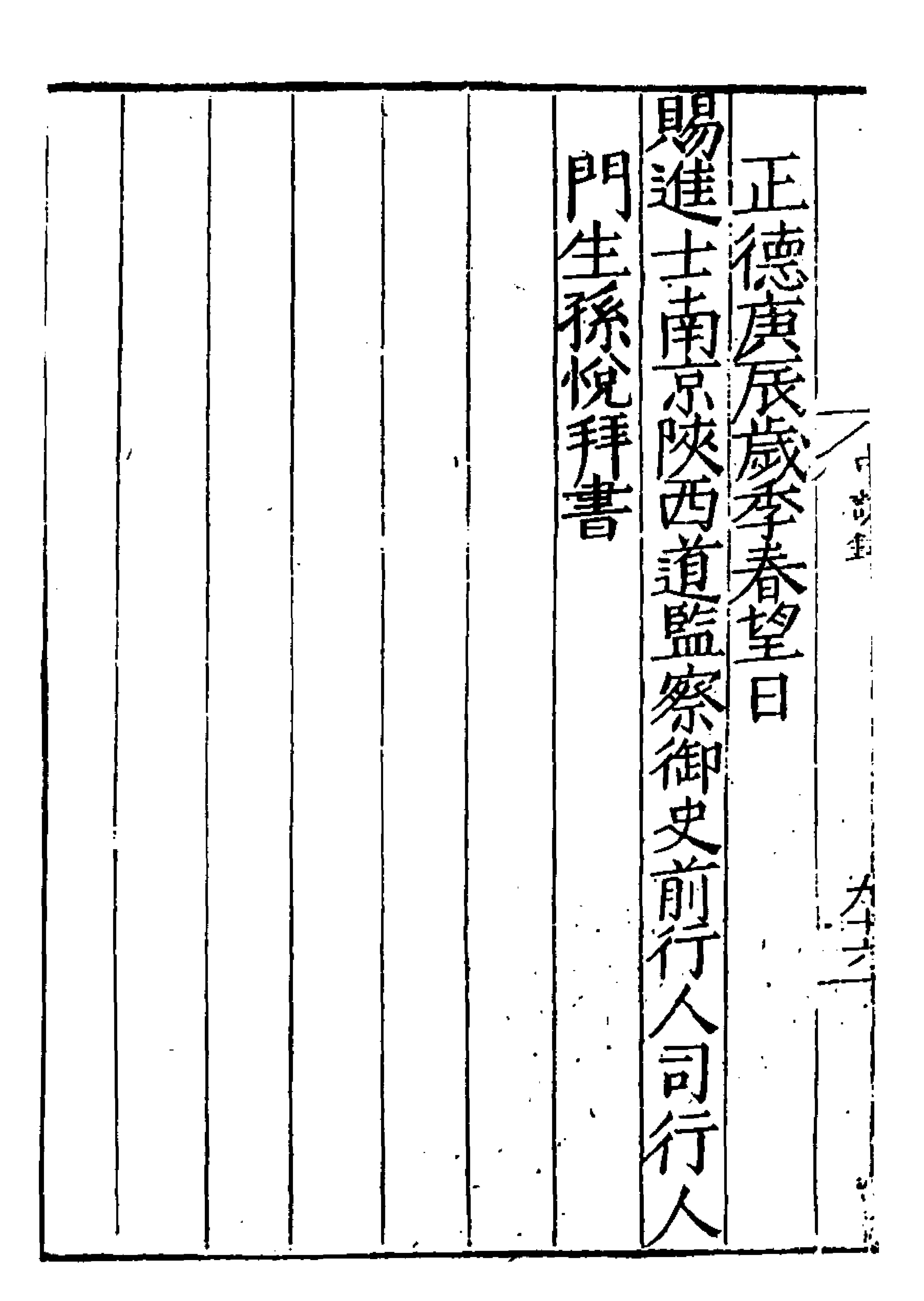
契翁中說錄下卷終

契玄翁中説録後序

伏讀子思子書首曰天命之謂性中之指歸已發其端矣契玄先生復有茲說夫豈無以蓋人禀天地之中以爲心天地又禀先天太虛之中以爲心微先天則天地無所於禀受而爲不根之天命豈能於穆不已若是其全耶是則人之所得於天命者實得於先天無二本也粵自羲皇首畫先天之易而潛蘊中道於其間未嘗有辭迨文王周孔相繼演之

繫之斯道大明矣降自秦漢以來知者葢鮮至隋王仲淹雖嘗言之而先天之心法知之未明逮宋邵尭夫氏妙悟乎此傳至朱子嘗釋先天圖意羲皇之傳旣晦而復明厥後世儒競以詞章功利之習溺心喪志先皇之心法復欝而不彰先生於是乎不容默也其季子浚裒集其圖書編次之召工綉梓成帙其仲子職方君湛尤爲心傾庭訓之克肖者因屬悅言以序其宗要悅先生門下士也義不

咨辭竊惟中之統緒具於先天而顯於後天在天地則會先天後天為表裏而一以貫之者也先生有見乎此而不以詔後嗣不幾於棄不中而不能以寸乎用是名曰于門中說示不僭為他人道特以佑啓于門子孫耳然是書豈但傳家而已哉傳之天下有功於後學多矣此謙謙之德又可見其有得於中說也觀者慎勿眛珍玉之心而吾先生亦無壓天下之公器乃所願焉



正德庚辰歲季春望日

賜進士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前行人司行人

門生孫悅拜書

中說之傳於世京口靳氏天水胡氏叙之詳晰矣余惟孔子沒既遠而聖皇之道閟諸百氏闡述者不鮮矣然徇高者懸虛不可施於事實徇卑者纖煩拘牽非畔即泥是以後世學士無所悟嚮余讀契玄翁之說探其原則宿之乎至虛至一顯其用則散之於萬有萬變或不聞聲臭或沛塞六合先乎太始後乎无疆摽諸日月五行四時鬼神而日月五行四時鬼神之中可識矣體諸心身措諸家國

天下以至兵賦禮樂刑制萬彙之繁而家國
天下兵賦禮樂刑制萬彙之中可識矣蓋與
大易洪範中庸異泛同登其言甚似嚴君平
邵堯夫氏視濂洛關閩諸大儒所著若尤簡
且章者於乎孰謂斯世而有斯人斯言也哉
隅謭陋生晚得覩其書甚幸然猶以不侍几
席親聞指授之為恨也乃今獲侍教於
翁之仲子素齋公庶幾契玄之蘊或無隱焉
又不謂之甚幸邪素齋公清節大勛雅辭鴻

德方振厲海內輔贊

主上則玄翁之說其亦不托之空言余故著之

末簡竢後之知言知德者徵焉

嘉靖癸巳歲孟春望日後學生曾國劉隅謹

識

契玄子賦

繄混沌之未闢兮洞太虛以中涵玄其槖於中虛兮始叅兩而爲三五行互以變化兮二曜炳乎其代驂鬼神默聽其斡旋兮造化莫測其相函惟至人通其竅妙兮乃演繹其機緘肇先天之渾融兮繼易畫之有象信圖書之灼形兮啓靈秘於可狀文既昭而道流兮玄亦不涉於幻妄三皇數之以爲化兮七聖統之以爲中墳典載之爲大寶兮雅頌詠之

爲正宗雖莊老幽荒之罔一兮亦莫不會異
而歸同縱玄之爲衆妙之無朕兮亶顯之爲
萬系之攸綜彼道家名之曰玄牝兮伊釋氏
悟之曰上乘何多門之競談兮紛莫探其捷
徑惠施鄧析竊以爲伎倆兮列子亦掎摭之
而曷證文中氏說之而罔的兮荀卿騁其雄
論而靡定何伯陽參之而未晰兮子雲撰之
而未瑩維周程主靜以正中兮乃超入於玄
門彼横渠湛一以爲本兮又會極於淵源考

亭格致以上達兮象山乃徑測乎眞元繇來二百載兮遠明運之丕昌孰馳騁於上下兮孰緝熙而用彰維金壇之于氏兮乃鍾太和而燀煌先生罔由於師傳兮逐遡源於羲皇尋墜緒於微耿兮回瀾倒於茫茫乃測玄於幽冥兮衍中指以啓盲發諸儒之闇奧兮配日月其耿光開迷途於未遠兮趍茲世於周行都人士號先生曰契玄兮先生亦居之以爲常蓋已啓金匱於玉室兮豈云由戶而

登堂既發科於南國兮亦微試於萬載學足
徵而政驗兮猶未大行於當代何竽瑟瑟之
不相入兮顧投雞於函牛之鼎匪拘抗以戾
中兮匪覆裕以偏逮匪流宕以釋結兮匪依
違以自潰胡上之人不挍尤兮胡己不安命
而增慨彼晉楚之帶劒兮何横誹而張喙余
惟靜嘿守余玄兮任彼白之溷儻執中說以
範吾子氏兮又可以撤後人之蔽晦余何不
返吾江鄉兮日觀夫煙雲之黳黷吁嗟乎先

生之高兮先生獨抱以爲珍惟世人不蒙乎中之政兮抑奚免於悲呻猶幸私淑乎中說兮方將脫於沉淪信先生不秘以自藏兮聽夫人之自循亹遐流於厥後兮又何必沛溢於其身贍素翁之遠衍兮卽先生之世澤顧玄德之悠揚兮莫或遏而日爍抑中道之汪洋兮貫百代而融液心既泰於俯仰兮神又通於闔闢惟先生之怡如兮委大化於無迹夫中說之奥妙兮靳太保叙之以爲經夫學

行之懿美也余太史誌之以爲銘兼之以胡
天水之雄渾又肆澎渤於滄溟繼之以孫行
人之純易迺開關鍵於重扃劉氏子已騁其
駿足余冲人胡以駼而追駉惟素翁之寵命
抑奚娩於韶頀而扣缻聊敷揚於彷彿猶尚
錦之以絅

嘉靖戊戌仲春之吉祁門古峯子余光拜書

六經四子萬古常存載道也天地人物有賴焉孰得而廢諸秦漢而後代有作述要必於道有所發明於世有所裨補而後得以不朽其他逞技炫能而以詞翰自雄雖或凌跨古今曾何足爲有無哉契玄先子究心理學垂四十年晚著中說發揮天人之秘期以存之家塾以訓子孫云爾嘉靖辛卯湛官晋藩與今胡中丞可翁爲僚友可翁見而珍之命平陽葛守廷之刻之郡署歲丁酉予承乏治河

自念髫年讀書於古聖經賢傳頗勤窺測繼
而登第奔走中外且三十年於當代諸名公
之作亦得縱觀見道如先子著述如中說在
天地間似不可少者故不敢私之一家而復
刻之濟上以與天下後世之學者共焉不肖
男湛謹識